

何其芳的文学之路

王雪伟◎著

HEQIFANG DE
WENXUE ZHILU



何其芳的文学之路

HEQIFANG DE WENXUE ZHILU

王雪伟◎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其芳的文学之路/王雪伟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 - 7 - 216 - 06507 - 8

I. 何…

II. 王…

III. 何其芳(1912~1977)—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8822 号

何其芳的文学之路

王雪伟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孝感市佳丽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5.5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插页:1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8 千字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507 - 8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前 言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

这部书与之前出版的《何其芳的延安之路》算得上是姊妹篇，本来打算整理成一部书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分成了两部书，所以，两本书在相关地方可互为补充，互为阐释。在写这部书之前，已经有多部书系统介绍何其芳人生的书了，这为我写《何其芳传》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何其芳的文学之路》希望写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本书开始对何其芳叛逆性的解释以及最后结论都是自己的观点，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我希望我们的家在外面	1
一、长辈的意愿	6
二、早年的抑郁品质	18
三、叛逆的原因	31
四、叛向文学	43
第二章 被非笑的预言	44
一、被忽略的吴淞公学	44
二、初涉江湖	51
三、还乡静思	58
第三章 “关心” 政治	63
一、乡村师范学校的作用力	63
二、改变的性格	67
三、改变的文学观	70
四、斗争的文学	74
五、向北方	81
第四章 我想我是一个兵	83
一、初识延安	83

二、文学的前线·····	87
三、前线创作的失败·····	92
四、新的突破·····	95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	107
六、表态·····	113
第五章 活得更政治·····	123
一、初次被派往重庆·····	123
二、第二次到重庆工作·····	132
第六章 重新开始及其结束·····	156
一、批评人生·····	157
二、隐在的东西·····	160
结论 我骄傲我是一个兵·····	170

第一章 “我希望我们的家在外面”

题目摘自何其芳的散文《呜咽的扬子江》。这话所指时间，是1936年暑期，当时，何其芳正在从汉口到万县的一条渡轮上。

何其芳在山东莱阳已工作了半年，这是在利用暑假回乡探亲。1930年代的中国交通不像现在，比如何其芳，回一趟家，路上要耗去14天，逢暑假回家乡探亲，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了艰辛、危险、拥挤而又肮脏的旅途中。先是由于事故，火车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夏日骄阳下，车厢变成了烤炉，何其芳被迫做了一天的烤鸭。登上渡轮之前，何其芳还在汉口等船等了三天，不料坐上轮船后不久，船又在长江中一沙渚上搁浅了，他不得不静等救援。闲暇无事，乘客之间便以相互聊天打发时光。有人便谈到，因为入川的交通工具不足，而入川的人又多，所以一个人想要坐船必须得等上几天，竟至于拥堵了。而他们这次更不走运，恰逢某某考察团到四川访问，好船被征用，于是只好委屈了他们这些常人。何其芳不禁慨叹，为什么到四川的人是如此之多，难道人类向往封闭与狭隘？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在外面”，何其芳非常希望自己的“家在外面”。他以为这才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川人的人生方向。说此话时，何其芳虚年25岁，似乎是何其芳当时当地的一种人生观。然而，这种想法，他早在12岁左右便产生了。而且，他用自己的方式一步步达成目的，这也违背了长辈的期望，他为此成为了一个抗命者，也因此受到过惩罚，当然更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一 长辈的意愿

我想，先应该了解一下，何其芳祖父对其前途的打算。何其芳

生于1912年，为家中长子。对于这个“长子”，长辈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他们盼望何其芳以后能够饱读诗书，以便有朝一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然后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另外，也希望他作为长子，能够在家守住祖业，并将其发扬光大。长辈的设计是矛盾的。既希望何其芳能够出去在官场混一番事业，又不愿他离去太远。

长辈产生这种矛盾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虽已经民国初年，但老一辈人多数思想还很陈旧、保守，何其芳的祖父何铁生便如此，其思想非常封建，认为即使民国了，但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新皇帝最终还是会出现，科举制很快就要恢复。他父亲思想同样保守，对新的东西，出于保守本能非常反感，认为那将可能使何其芳学坏。而且，在对何其芳的管教上，非常严格，动辄鞭笞。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坚持要何其芳读古书、背古训。在何其芳的教育问题上，一开始，他们就专门请了一位老秀才传授他科考功夫；而且，一直到14岁左右时，何其芳还在学作“试贴诗”，而这种诗，正是清朝考科举用的一种诗体。尤其是他的父亲，最初，要求何其芳只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禁止他读古典诗文，白话小说，通俗文学，后又反对他进新式学校读书，阻止何其芳出川求学，希望他在家守业；更不愿他去上海谋发展。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或出仕，或归隐；先出游，后归园；有辉煌，有冲淡——这岂非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条理想的人生选择。这种观念，除了众所周知的，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之外，也与国人一直以来对乡土、对生命之根的重视有关。多数外出者出于事业、人生之目的，选择走出乡土。同时，他们又受到乡土之根的牵扯。无论走出多远，发展怎样，似乎都有“落叶归根”情结，甚而至于有“荣华而不归故里，犹锦衣夜行”的说法。这种观念，深受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影响。重农，进而看重对土地的坚守，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精英们一贯的治国方略，顾炎武在《郡县论三》中，论述县令的称职与否时，说：“土地辟、田野治、树

木蓄、沟洫修……”可以说，主要部分谈的都是土地问题。而其论一县之治的标准问题时，也是把紧守乡土列为主旨。这种观念，是中国古代行旅、思乡诗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诗经·小雅·采薇》所言：“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体现出旅人对家思念之情和强烈的归家意识。也出现了别具风味的田园诗，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既渴望发展，却又不舍家园，构成中国文人的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一般老百姓的认识，并进而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何其芳祖父是当地士绅，家境殷富，识字断文；他祖母是识文之人，何其芳三岁就跟着她学过古诗；他的父亲何伯嵇，名字有古风；何其芳的一个叔父颇有文学才华，他祖父每谈到这个叔父，都为其生不逢时而叹息，认为要是科举制还在，此人也许会金榜高中，光宗耀祖。此人才华曾有过表现，在何家“城堡”建成后，曾作赋以记，赋被刻在城堡的一块石碑上。文章在描写上有些夸大其词，然而词采华美，想象力丰富，很有些浪漫情调，可见，何家在乡间也算书香门第了。如此人家，将更加深刻地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对长子当然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而不似一般的贫苦农民。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当时社会背景分析，何其芳祖父辈不可能不受新思潮的影响。首先，从大背景说，民国成立后，四川曾获“民族复兴根据地”的美誉。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具有现代精神的革命运动，都是由四川发起的；而且从四川走出的现代名人更不在少数。如果没有相对开放的环境作衬托，这种现象是很难出现的。其次，作为川东门户，万县当时也算商业发达，早有“万船闭会，万商毕集”之谓。1917年英国占领下的重庆海关，在万县正式设立分关。到1927年，北洋段祺瑞政府又在万县开埠，使万县成为当时四川省直接报关出口的通商口岸。这种地方的人，其思想难道会保守？再次，万县的新式学堂——何其芳曾就读的一

一万县第一高小，就是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光绪三十二年建立的，那是万县最早的新学，即使在全国，这种历史如此悠久的中学也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万县的知识者并不保守。而且，作为当地名士绅，何其芳祖父还与一个商人在万县城中合伙开有棕厂，何家也有亲戚在万县，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不受新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也说明关于何其芳长辈思想保守论断欠思考。

这个诘难不难回答。一个社会中，有思想、行动能力和勇气的人能有多少？多数都是庸碌之辈，或所谓“乌合之众”。尤其是社会巨变的时代，更是如此。而正是那些少数的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工作，才有可能最终一步步促成符合社会潮流的大变革。而他们的做法最初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庸碌、守旧者，和“乌合之众”太多，而何其芳的祖父和父亲最初就是这类人。其实，这种现象早在鲁迅的《阿Q正传》《药》等小说中有了表现，其中，乡下的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以至阿Q，而城里的华家人都是这类形象。我想也不必多作解释。当然，这里并没有用鲁迅作品形象贬低何其芳祖上的意思，而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存在的现实性。城乡差别即使到现在也还存在，尤其是一些相对较为落后封闭的地方。何其芳家乡在四川万县三正里六甲川割草坝（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万县凉风区河口公社牌楼大队，现名重庆三峡库区万州区甘宁镇兴隆村）。此地离万县城有四五十里，山岭起伏，在当时上一趟城要走半天的路程，由此足见其封闭程度。万县第一高小虽然建校较早，但是它初以“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为教育宗旨，教授“《四书》《五经》”，提倡“忠孝仁义”，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即使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学校，一段时间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无法被当地人接受，以致招生率非常低，1922年曾因生源太少而停办，足见当地人的保守程度。从何其芳祖父和父亲在何其芳教育问题上的表现看，确实非常保守，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何其芳祖父与父亲保守，不代表其他亲戚不开明。何能够进城读新学堂，

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帮助的结果。还需要强调一点，即使保守如何其芳祖父父亲者，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何其芳的不断成长，他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不仅接受了新学，也接受了何其芳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而这已经是读新学堂十几年后的事情了。何其芳自己对于这种现象也有清醒地认识，在《乡下》一文中，他也认为“乡下的人们自然是顽固守旧的”，他同时也指出，“但从时间上看，也可以说他们对于新的东西的侵入是慢慢的让步”。我想，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虽然何其芳自己不愿承认，且他最初的人生道路也偏离了“入世”正途，给人一种为了文学的错觉。但厚重的强调“入世”的传统教育理念，对他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的，甚至影响了他最终的事业方向。而这种影响从最初就开始了。何海若曾在《何其芳琐忆》一文中谈到何其芳小时候的理想：那时，在所有古代的作家中，何其芳最推崇范仲淹，很佩服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更钦佩他既有文学才能，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卓识，使当时正在覬覦祖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西夏和羌人慑服”。范仲淹是我国宋代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其文思想高远，境界苍茫。其所填《渔家傲》词，脍炙人口。范仲淹曾向皇帝上过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进行政治改革，新政虽一年后即结束，但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他的军事能力也极其出色。西夏屡犯宋朝边境，宋仁宗派范仲淹等人驻守边陲，范仲淹采用积极防御策略，西部得以稳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安邦定国，建功立业是中国古代多数文人的理想，有人把他总结为“立德、立功、立言”，对于多数人而言，此三项不一定能全部实现。在何其芳眼里，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何其芳崇拜范仲淹，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被植下了强烈而隐秘的精英意识的种子。正是这一点灵光，虽然是由长辈强行给点燃的，但对他以后的人生方向影响巨大，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二 早年的抑郁品质

按照一般理解，具有反叛特征的人，应属多血质，或胆汁质。这类人善于表达，长于交际，这使得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容易，而且其大胆、冲动的个性更能将思想付诸实践。何其芳恰恰相反，从何其芳年轻时的个性看，很难与叛逆挂起钩来。那时，他有些孤僻、寡言、胆怯、敏感而又神经质。这种个性似是从母亲的胎里带出来的。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一文中，何其芳曾经很形象地描述过自己幼时的个性特征：首先是少言寡语。他说自己从小就不善言辞，不愿和人进行交流，他把自己比喻为哑巴。他说：“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小孩子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寡言使何其芳喜欢独处。在自家大古宅中静静默想，在河滩上挑捡七彩石头，在田埂上看红色落日，在人群之外静静观察，或者自制一些小玩具。其次是胆怯，也许受独处的影响，何其芳对书本有着天然的兴趣。他说自己在粗通文法后，便开始迷上读书，习惯与图书交流，这为自己寡言个性找到了一个精神归宿。可他的胆子却异常的小了，总怯于与人交流。一次，他喜欢一本亲戚家的书，想借而又不敢，只好在人家窗下徘徊，结果终究没有看成。当然，何也有小孩子淘气的一面。因为无聊，或者寂寞，儿时的他也偶尔会做一些无害的顽皮事，何其芳曾经讲过这样两个故事。城堡建起来后，曾经雇了一个看门的老人。老人有一根很大的烟袋，长大到可以当作拐杖用。这引起了何其芳的兴趣，他时常趁老人不注意，把他的烟袋藏了起来，害得老人到处找。还有一次，何其芳突发奇想，为自己做了一把水枪，兴致所至，他拿着到处射人，或者射到了那位老人。老人一怒之下，告诉了他的祖父，结果水枪被扔了，而他因此吃了两个暴栗。即使何其芳有时不免顽皮，但顽皮终究不是他个性的主导倾向，总的看，他依然是大人眼中的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这就是那时的何其芳，引其诗中的话概括，就是：

我孤独

我怯懦

我对人淡漠

……

我会不会消极到这样

……

却由于对人淡漠，

由于懒惰，

由于不想离开暖和的被卧，

我竟不管他，继续睡我的觉（《解释自己》）

何其芳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于一个诗人，当然是好事，但想象力如没有着力点，也会泛滥成灾，他总会为自己编织一些奇怪的故事，想象那抑郁发展到极点的样子——他躺在床上，明明知道隔壁屋子有人自杀，他本可以救那人，却无动于衷——这是一种极端的冷漠状态，对何其芳来说，经常如此，便会痛苦，因为“仿佛我真曾经做过”。何其芳曾经用对比的方式解释自己的性格特征，他把自己与一般四川人做了比较，一般四川人怎样呢？他说：

彼此很恶毒的很狡诈的想构成对方的死刑罪善于辞令应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赋才能，但不幸我生来便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样拙劣，被人误会成冷淡骄傲，便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的心腹话，被人窃笑。……（《呜咽的扬子江》）

在何其芳看来，能言善辩，思维敏捷，善于交际是四川人的本性，这种人往往不易吃亏，有着很强的生命韧性。何其芳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按理说，打官司的人之间因为利益上的、法律上的冲突，是很难在情感上、在行动上相互和谐的。然而川人不同，他们打官司，往往原、被告要在衙门附近的小店里，彼此有说有笑，有时还吃吃喝喝。这看来怪异而滑稽，也折射出何其芳眼

中川人的个性特征。从行文看出，何其芳对这种“天赋才能”不是很认同，甚至持一种厌恶的态度，以致他后文中引出对北方人朴实真诚个性的推崇与羡慕。“不喜欢”有两种解释，一是何其芳自己根本不具备这种个性特征，由缺而嫉；二是出于轻视目的，自己根本不屑拥有这种个性。何其芳显然是缺乏这种个性。但也不是出于嫉才否定这种个性。而是既没有，也不屑有，因为巧言令色、阴狠恶毒在他看来是非善的、作伪的东西，是一种有缺陷的人格。而像他这样，或者沉默寡言，或者滔滔不绝，多少带有神经质的个性，反而是一种真诚、善良的表现。即使常遭人窃笑，上当吃亏，也乐此不疲。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左右着何其芳的思维倾向，直到1930年代后半叶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后话。

而且，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成长期内，由于经历了一些孤独的事情，致使这种个性不断的发展。如何其芳自己所说：“假若我有另外一个童年，我准会快乐一点。”（《一个平常的故事》）

首先，早年避难经历的作用。何其芳七八岁时，家乡匪患严重。家人为了躲避土匪，先是带着他避在自建的城堡中。后又随母亲一起避居外地，过着半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种生活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何其芳怯懦、寂寞的抑郁个性。先看城堡避难生涯及其对何其芳个性的影响。1. 需要先介绍一下这座在何其芳记忆中留下印迹的第一个避难所。堡名“治安寨”，也被称为“包家寨”，名为“寨”，其实是石堡。在何其芳笔下，石堡是高耸、孤立而狭小的。

站在我们坐宅的门外便可以望见一个突起在丛林间的石筑城堡。它本来踞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说一片大的岩石上，但远远看去，竟像是蓊郁的林木的苍翠把它高高举到天空中。……每家不过有着四间屋子，后面临岩，前面便对着这城墙，屋子与城墙之间的几步宽的过道是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我们的城堡》）

城堡由何其芳祖父辈建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当地日益

猖獗的匪患。之所以造城堡而不是“洞”，或“寨”。何其芳解释说，“洞”只是依天然洞穴建成的简陋抵御工事，很难抵抗长期攻击，而且，如果土匪采用熏老鼠的方法，将非常难受。而“寨”似乎大了些，像一座小型城市了，“寨”中几十户人，龙蛇混杂，土匪打来时，难保不会出现内应。于是，何家便建了这座“堡”，这样既能保证有效防守，又可保证人员可靠。光建一座空堡也还不够，接着便要打造、购置各种武器。只有拥有了武器的城堡，才能最终达到实现抵御匪患的目的，何其芳说，武器是原始或者半原始的大刀、梭标和土制的毛瑟枪。这样，建筑、武器，再加上防守的人，这座城堡成了一座较为牢固的防御屏障。

2. 与土匪的一次冲突，刺激着何其芳幼小的心灵，小小的他对于现实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惊惧感，这使他像刺猬一样学会了蜷缩。何其芳清楚地记下了一次抵御匪患的经历：由于闹匪患，六家人躲入堡中。此时，一个远房亲戚，带着一支真正的洋枪来投奔。这似乎成了以后与土匪一场冲突的引子。何其芳如是记述：一年后的一天，城堡旁边大路上来了一群可疑的人，这就是土匪。他们突然放枪，并叫喊着冲到城墙下，企图用煤油烧毁城门，冲入城里。城上的人慌忙抵抗，小孩被关入房中，有人因受伤而嚎哭。土匪在破城无望的情况下，派人谈判，答应在交了一定了费用后离开。然而，一直没有走的意思，后来终于在县里保安团救兵到来后退了。之后，何其芳做了个恶梦，梦到城堡被土匪攻破，子弹横飞，自己无处躲藏，抓起一个脸盆，子弹打在脸盆上，发出当的声音。这次经历，令幼小的何其芳既感到新奇，又深为恐惧，在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记。为了避免成为土匪猎杀的对象，何家人选择了多少带有逃难色彩的出走之路，这无疑加剧了他对现实的恐惧感和不敢直面现实的怯懦感。

3. 城堡生活，对何其芳孤独个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城堡情势孤傲。堡危耸于陡峭的石崖之上，显得高高在上却又孤立无援。如其铭记所言：“由山麓以至绝顶，临下而俯视，绝壑万仞，渺莫测其无

穷……”，描述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城堡地势特征。其次，此堡空间狭小。堡只作防御土匪用，内部空间逼仄，充其量能住六户左右人家，且住屋、堡中间的贮水池、几步宽的过道、城墙挤在一起，活动范围有限。这就是一个小孩子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地方，更不要说有时还要躲进屋中。再次，堡中生活也是单调乏味的。小孩子不能出堡，大人轮流放哨，不时还有土匪攻破洞寨的消息传来，不免使人神经紧张。天冷时节，城门楼上燃起火，大人和喜欢热闹的小孩围火而坐，这成为何其芳那时唯一温暖的记忆。而接下来的堡中读书生活便不那么愉快了。何其芳的教书先生老到弯腰驼背，不愿走动。他与幼小的何其芳之间很难交流，更不要说学习了。这使得何其芳有时光顾堡中的另外两个学堂，老师是如此的凶暴，何总惊骇于学堂传出的被打学生嚎哭声。这是一种阴郁、恐怖的记忆。除了所谓的与土匪的战斗之外，以上便是城堡的全部生活。而何其芳竟先后在这里呆了五六年。阴郁、单调、胆战心惊的城堡环境长期挤压着何其芳幼小的心灵，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何其芳的个性。在《我们的城堡》中，他用“关闭”一词表达了自己对那种单调、乏味、又有些惊惧的规避生活的感受。他说：

我曾先后在它里面关闭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的悠长的岁月。……

那些寂寞，悠长，有着苍白色的平静的昔日。……可以照见我憔悴的颜色。

城堡生活，在何其芳眼里，只剩下“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悠长的岁月”（《我们的城堡》）。这不由令我们想起卡夫卡和他的《城堡》，卡夫卡是从一个外来人和纯粹象征的角度，去表现“城堡状态”的——那种坚硬、封闭、排斥且格格不入的状态。何其芳则完全从自己的现实体验出发，反映“城堡状态”及其形成原因的，告诉我们所谓城堡状态，其实不仅是外人的感受，更是城堡人的生活特征，也是一类城堡人的心理特征。何其芳的寂寞个性由此更加

明显了。再看逃难历程对何其芳抑郁个性的影响。1. 出走的原因。就当时情况而言，出走是必然的。虽然何家的坚固的城堡有效地抵御了土匪的一次进攻，但这种小型的防御堡垒终究不是可靠的居所；依靠梭镖、大刀、老式火器、和缺乏训练、人数有限的守堡者，是很难与人多势众，武器相对精良，且出没无常的土匪抗衡的，专门用来剿匪的团练局的人救援也慢。由于担心城堡被攻破，所以在成功击退了土匪的骚扰之后，何家人放弃了守堡，选择了全部出走。希望通过远走他乡，或者躲入城中，来规避日益猖獗的匪患，打算等匪患稍歇之后，再回家乡。2. 万县城中生活的寂寞与恐怖。万县县城，在许多身在乡下的孩子的想象中，也许是热闹、丰富和阔大的。但在何其芳看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十分阴暗，十分湫隘”。在逃难生涯中，何其芳曾有两次，较长时间住在万县城中，两次记忆都不是很好。第一次，何家人在搬到湖北避难之前，曾在万县城住过一段时间。租佃的屋子附近有一个教堂。教堂中没有传教士，而是驻扎了一个团部。偶尔会听到团部发出的“受刑人被毒打的呻吟声”，和“银元的碰击声”。每当此时，何其芳总是吓得不敢说一句话。第二次，是两年后，故乡匪患稍息，何家人从湖北回到了万县，作为过渡，在城中住了一段时间，住在其祖父与人合办的棕厂中。棕厂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又寂寞的。所谓棕厂，在何其芳眼里，就是比一般人家中多了许多大捆的棕毛包裹，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何其芳就住在这些包裹中，高高堆砌的棕包，给何其芳小小的心灵以巨大的迫挤力，何其芳感到非常压抑。二十多年后，何其芳还清楚地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灰色生活：他“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毛包裹一块儿生活着”，缺少交流，没有欢笑，没有温暖，这是“心灵上的营养不足”。这种环境无疑会影响到人的成长，而使精神沦为畸形。何其芳便把那时的自己比喻为“像一根不见阳光的小草，那样阴郁，那样萎靡”。他的抑郁个性进一步发展了（《街》）。3. 走出县城之后，何家人开始了真正的流亡生活，